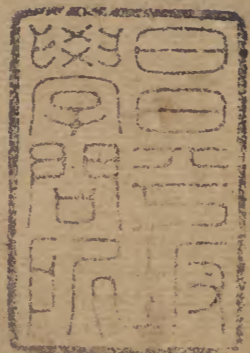


韓非子 三之四



庫文閣内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543	
冊數		8 (2)	
函號	300	38	

法家二考
卷八



淺草文庫

韓子卷之三

十過

十過

則大

利

則大忠之賊也

則

大

忠

之

賊

也

曰

行

僻

自

用

無

身之

至也

四曰

不

務

聽

治而

好

五音

則窮

事也

五曰

貪

懷

喜

利則

滅

國

殺

身之

耽於

女

樂不

顧

國

政則

亡

國之

禍也

七曰

遠遊

而忽

於

諫

則

危

身之

道也

八曰

過而

聽於

忠

臣而

獨

行

其

意則

滅

高

名為

人

笑之

始

則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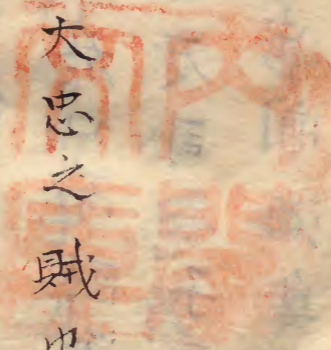
利

則

大

忠

之



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
曰國小無禮不用謀臣則絕世之勢也
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
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
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
穀陽曰非酒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
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
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
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

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
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
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
穀陽之進酒不以饑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
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
荀息曰若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
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
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

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魏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魏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魏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魏而還反處三

年興兵伐虞又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出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軍傳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輕侮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

有上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祭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奇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

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
却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
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
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
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
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
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
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

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
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
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
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
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
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
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
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言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

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
高也公曰清高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微公
曰清微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微者
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
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
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崔二八道道從南方來
集於郎門之垓棟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
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
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捉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

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微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
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
合鬼神於泰山之上加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神名
也並轄蒲未切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
狼在前鬼神在後螭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
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
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
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
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俎豆墮

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
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
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懷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
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
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
也好利而驚懷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
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徂習也得地於韓
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

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
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
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
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
內自疆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
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
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趙蔡皋狼之地趙襄子
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
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

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

三使因以相約
知其有異志也

其措兵

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
于簡王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
敢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
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
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
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
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
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

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

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

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

奇音羈餘也
同人也

人者使治城

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

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向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

以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皆以荻蒿楛楚墻之

有楛高至千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

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官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窳居而處，懸金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

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為人，也廉饒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曰：與張孟談約，三君之及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

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悲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
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
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
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
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
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
將拔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
勿憂勿出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
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

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
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
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
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
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
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
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
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
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

其族為輔氏至放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
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
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氏之軍而
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四分為三為天下笑故
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
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
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
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

嘗一作常

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
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
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
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
助之削鋸脩之迹磨其流布漆墨其上輸之

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
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酒器墨漆其
外而朱畫其內纒帛為茵蔣草名席額綠觴酌有
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

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
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
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
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
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
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
廖曰臣聞我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
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
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

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我王因為由余請期
我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
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我王我王
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尚其
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
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
禍也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
令謂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

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
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
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閔龍逢而紂殺王
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
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
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
者矣田成子所以遊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
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矣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仇之管仲老不能用
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
即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
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
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
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
之仇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
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積虧非也

以為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
公子聞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
日之行聞方為事君欲過君之故十五年不歸
見於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
親君平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
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
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
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
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為人也堅

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
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
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
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堅刁刁泣事三
年桓公南遊堂阜堅刁率易牙衛公子聞方及
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
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尸故桓公之兵橫行天
下為五伯長卒見殺於其臣而滅高名為天下
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

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為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
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宣如因張儀為和
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
而害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警飾也公仲
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
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
而驅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
以廟祠而求也其為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
悉起願大國之信也申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
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
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
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
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
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則危
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
陽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

無至者宜陽果拔為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小國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為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

君有福未必及己其禍之至當連我也

今日吾君

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君羣臣出入十年矣其

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
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
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
車五百乘疇騎二千疇等也言馬皆
一體精練也步卒五萬
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為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
兵而代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
我且殺而以為大戮又令人告豎負羈曰軍旅
薄城吾知子不違也知不敢違君
言非本心也其表子之閭
寡人將以為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

戚而保豎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
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
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
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子卷之四
孤憤
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
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安誰謂古
文無紀律
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
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
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

韓子卷之四

孤憤

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起結有
收拾有照應部勒齊整句適章安誰謂古
文無紀律
法術之士與當塗者不兩存當塗進則法
術之士退法術之士進則當塗者退然法
術之士疎而當塗日親則終於不勝也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
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
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
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

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為虧法逆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况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其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即重人也必在繩之外矣言以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亦重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百官也內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隣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冤百官

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君之左右人也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君之左右人也既之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非也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迓其仇重人所仇者法術之士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即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

衆而一國為之訟

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

官爵重之朋黨衆及其有事一則法術之士欲

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

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

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踈遠與近愛信爭近

信謂重其數數理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

數不勝也以及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謂其數不

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

一國爭重人與一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

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

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

稱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

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

法術之士之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其可

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

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

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無若

過失可誣者則使俠客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

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
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不
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
近權令者威重之
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
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
之士不參
驗以知其真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
見功先與之爵
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
臣安肯棄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
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

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嘗
有謀君之心
即己國還為越國故曰是國為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
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
己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
良以不察知己國類於越國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
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
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
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
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今臣于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
與死人同病者不

典凌本作具

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襲重蹟也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精潔自固其身其智

士且以治辨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

賂事人既脩身故不特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

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

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從也人主

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

辯精謂脩士精潔也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

治亂治亂謂智士才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

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脩智

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廢而不以功伐決智行智

不用則主明自塞矣

行當以功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參比驗也而聽伍偶會也

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

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則同聲相應故所親愛者皆無能與愚汙之人而必用之

在廷舉之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

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

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

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

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

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

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

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

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此

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計謀以誑誤于主也故當世

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

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

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

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

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

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汗而不避奸者也
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大臣挾愚汗之人
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
之取魚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
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
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
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
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大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
脫耳楊子雲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
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
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愛其不
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
矣司馬光曰探人心同顏色而求合則邪
佞說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
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不知而說雖忠見疑
故曰非吾知之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說之難也
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又非吾敢
如此者萬不一有所以則為難也
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情此雖是難尚非
也難
凡說之難在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

下所注文

說之心謂人君之心也審明人君之意可以吾說合其情故云當之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過卑

賤必拚遠矣所說謂所說之主也彼意在名高

而以卑賤相遇必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

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見之

厚利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以為無所說陰為

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必不收用矣所說陰為

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

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弃

其身矣所說之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

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

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此不可不察

其言外明弃其身以飾其名高也

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

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知其密事語次及

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

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也所說之

其事有所避諱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規異事

其顯事又知所以借名必有危己之心規異事

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

也如此者身危規謀異事事已先泄智者特揣

言而加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也凌本作危

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君之
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
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
此正危身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
其惡正言以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知其攘功如此者身危彊
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
以不討而興怒故危也
間已矣間已謂以大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
賣重謂舉細人蓋之也
以形己之重也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藉君
之自愛

以為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所
已資也嘗則謂為試己
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詘之人主意在文華
其詞必以為無知而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
見屈辱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略事陳意則
博明細雜之物則惡其煩瑣也略事陳意則
曰怯懦而不盡怯懦而有畏懼不敢其言慮
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
俗直而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
慢也凡欲說彼要在
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知其所矜則隨
而光飾之知其所耻則隨而彼有私急也必以
掩滅之如此則順旨而不忤

公義示而彊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
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所說而成者或有
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
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
順公為少有以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
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
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
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
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
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
或矜以廣智則佯奉他事以奉其能令其欲內
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所以助其智也

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
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
利其人必得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
而相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
見其合於私惠也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
者則為之顯言又微毀誹當
為私惠其人必
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
計者有與同汚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 有與
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
與彼同行或規謀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汚則
大文飾之言此汚無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
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
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彼自多

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彼自多矜其力當就

滯礙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彼自以斷

概礙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以彼自

得以其先所罪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以彼自

謫而動怒之也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以彼自

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

所因敗而窮屈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

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意無拂忤辭無擊摩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之辭也此說者因道

親近於君終不見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

疑其辭又得自尽以于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

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

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

久而周澤既溥離猶經也謂深計而不疑引爭

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斷直指是非以飾

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此相持此

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昔

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

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

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

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

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
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
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
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
鄭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不疑也則非知
富人所以疑其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
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
疑或見戮故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
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也晉人譎取士會
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昔
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

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
罪刑彌子瑕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
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
刑罪異日與之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
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
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
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
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
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

見罪而加疎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
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
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
人觸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無嬰人主之逆鱗
則幾矣

和氏

以和氏獻玉起見人主不能御臣忠
誑不分則人臣之為和氏者少矣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
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刑其左

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
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
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
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
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
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
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
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主之

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
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
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
急乃更禁其臣人為卞和之忠
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
禁而論其法術亂也帝王之璞即法術也
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即法術也
未獻法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
術也術也
重官行法則浮崩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
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
大臣之議越民崩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

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
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
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
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
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
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
損其閑冗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
起枝解於楚高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
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
有告者國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
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
者不滯其

功賞

禁遊官之民

不守本業遊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

而頭耕

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

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

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

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若法而細民悉治

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

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

民安亂甚於秦楚之俗

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

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

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

王也

茲劫弑臣

此下為茲劫弑篇世本亡其篇首四百五十六字今補其文補其目而合於和氏之後

凡茲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

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

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

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

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

之謂同舍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
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
也非參驗以審之也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
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
於上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
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
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
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
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

罹其害為姦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
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
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下
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
知負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
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
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
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
不可以得安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姦私以

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人者衆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

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弃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妻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妻余之詐為弃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

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
弗知也今乃欲彊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
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
妻以妾余之詐弃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
愛子也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文
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
怪夫聖賢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
而吳起之所以技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
回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

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
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回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
主弗能聽也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得效度數
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
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
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
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
之臣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
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安

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
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
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
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
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
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
貪漁居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
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高君之所以彊
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

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
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
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
私以于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
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
衰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
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
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

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因未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

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彊地一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

講談

講多言貌
談妄說也

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智慮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愚學之人指儒者孫先王此有術之士也猶螳螂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

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繫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秉威嚴之勢以困姦姦之臣而皆曰仁

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
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
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
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
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在
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
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
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衆而暴亂之徒愈
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

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
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
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
也無桎策之威銜楐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
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
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
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
不可幾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
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

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
罪者不幸矣托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
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
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
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
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
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
霸王之術察於得之秦以彊此三人者皆明
於霸王之術察於治疆之數而不以牽於世
俗之言適當世明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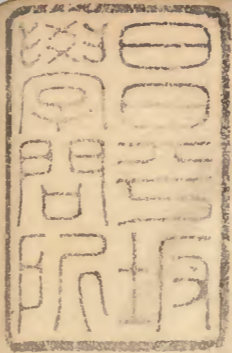
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功處
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
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直為天子桓公得
管仲立為五霸主凡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
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者外無敵
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
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
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
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
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

黜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執襄子之仇是雖殘
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
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
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
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
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諺
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謬不可
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主無法術

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勢擅事
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之士借人
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
正適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
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
紱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崔子之徒賈舉率崔
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在子之徒
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
許公請自力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

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
而死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
也餓主父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湣王之
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死瘍上比
於春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
於飢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
懼形之若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
王可也

韓子卷之四終



寬政庚申

